



沉筱之 著

GONGZI
WUSE

佛语说，万千表象均为色。而色为权，为财，为美容姿，惑人者是也。众生为【色】之一字趋之若鹜，孰料所谓的【色】，也不过是种负担。公子无色，但求心随意动，做中意之事，求中意之人。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筱之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子无色 / 沉筱之著. — 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
2013. 4

ISBN 978 - 7 - 5155 - 0678 - 4

I. ①公… II. ①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2314 号

Copyright © 2013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公子无色

作 者 沉筱之
责任编辑 雷燕青
开 本 71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印 张 36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55 - 0678 - 4
定 价 49.80 元(全二册)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: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上卷

目录

第一章	我与大皇子密不可宣一二事 / 1
第二章	公子端方，如玉温良 / 9
第三章	公子是只大尾巴狼 / 22
第四章	小人挡道 / 35
第五章	你俩到底啥关系 / 47
第六章	三分红尘 / 65
第七章	忽明忽暗的日光 / 81
第八章	莼笋白菜 / 94
第九章	一朵丝瓜花 / 103
第十章	美男计 / 113
第十一章	闹剧 / 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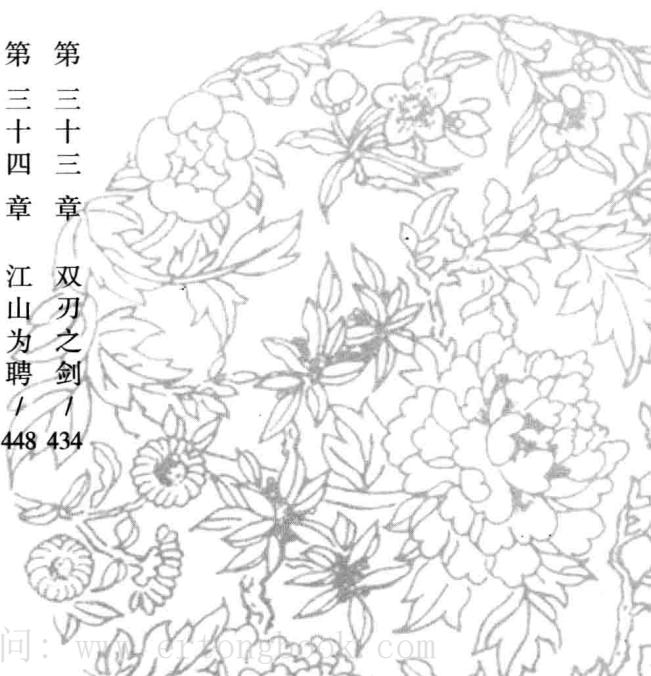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章	联兵符 / 136
第十三章	人情冷暖 / 148
第十四章	你不娶她，那我娶 / 160
第十五章	我们试试吧 / 170
第十六章	欢喜 / 184
第十七章	人活着，总要有个意义 / 197
第十八章	世事沉浮 / 209
第十九章	辗转两年余 / 228
第二十章	沉棠酒 / 241
第二十一章	弃妇 / 257





第三十二章	神伤 / 417
第三十一章	帝王气魄 / 400
第三十章	我相信你 / 388
第二十九章	道不同，不相为谋 / 376
第二十八章	落霞七弦 / 361
第二十七章	穆公子 / 345
第二十六章	都为你留着呢 / 328
第二十五章	不要脸 / 315
第二十四章	三字箴言 / 303
第二十三章	杀鸡拔毛 / 291
第二十二章	桃树喜光 / 277

第三十三章	双刃之剑 / 434
第三十四章	江山为聘 / 448
第三十五章	北地公主 / 461
第三十六章	齐家治国平天下 / 473
第三十七章	重塑联兵符 / 487
第三十八章	小棠，给我生个孩子吧 / 498
第三十九章	近乡情怯 / 509
第四十章	公子无色 / 524
【番外一】	公子如花隔云端 / 533
【番外二】	不知天上忆人间 / 540



第一章

我与大皇子密不可宣二三事





小相公，你要讨媳妇儿？

舒棠是个弃妇，有人说这是报应，她自己也这么以为。

舒棠很小的时候，干过一桩始乱终弃的勾当。

那年是大喜之年，花柳好，月团圆。

瑛朝皇帝昭和帝，领着两个小皇子，上南俊国来转悠。

瑛朝是泱泱大国，二京十八州幅员辽阔，绵延数万里。南俊是蝼蚁小国，整一个国土，还不及瑛朝三个州。

南俊国有南俊王，为人百般好，除了要面子。听闻邻国皇帝携幼子而来，当下急跳了脚，连夜召唤臣子，势必要在大国面前撑起颜面。

臣子们给君主算了笔账。说是修筑宫阙比体面，国库的银子尚且撑得住，但有一个问题却十分要命。瑛朝皇帝后宫佳丽三千，宫女上万，这一点却是南俊国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。须知南俊是小国，国都

京华城，人口不算济济，未婚妙龄女子更稀少。

南俊王却不以为然，他觉得，这世上就没有银子摆不平的事儿。

几日后，皇榜张贴得到处都是，说是招募临时宫女，工期一个月，酬劳十两银。老百姓被白花花的银子闪红了眼，纷纷将自家丫头往宫里送。

有一名姓舒名三易的卜卦先生路过皇榜，颇有感悟。回家后，他义正词严地对自家闺女说：“宫里招募临时宫女，这个活计，你得接。”

他家闺女点头如捣蒜。

舒家老先生作神秘状：“知道你为何须得接这活计？”

舒老先生爱怜地抚摸闺女儿的脑袋瓜，深谋远虑地道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跟着你爹过日子，以后撑死嫁个穷小子。你这趟进宫，若能勾搭上富贵人家的子弟，日后可以穿金戴银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”

闺女一愣，咧嘴嘿嘿笑了，说：“爹爹，我瞅着街口卖糖人儿的小哥哥好神气，我稀罕他。”

爹爹一愣，额角绷出一根青筋，抓了扫帚大呼大喝：“我打死你这个不上进的臭丫头！”

舒家闺女原名红妞。因着要进宫，舒三易连夜测字，为她改了个雅名，唤作舒棠。舒棠得了新名号，乐得嘿然直笑。

彼时舒棠只有六岁，但她爹舒三易却以为嫁人是门技术活，得从娃娃抓起。因而第二天，舒三易牵着小闺女入宫时，便一路告诫她，要温良贤淑略显媚惑，端方娴静稍露风骚。叮嘱完这话，舒三易又道：“宫里达官子弟，你都可以诱惑。唯独有一人，你得离他远远儿的。”

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远道而来的瑛朝大皇子英景轩。传闻中，这英景轩对外名声好，实际上却是个坏透了的主儿，且从小好色，色胆



包天。

八月大，他学说话，打头一句念的是“小妞”；周岁时，他抓周，笔墨纸砚神兵利器中，他挑了个香粉帕子；三岁时，他扎马步，稳不住身扑倒小宫女，还留着哈喇子香了一口；五岁他上学堂了，认了没几个字儿，便拖着太傅给他念一首淫词，名唤《小桃红？春情》。

他六岁调戏宫女，七岁赏读春宫，八岁便混出宫去逛窑子，起了个混名儿叫“云轩”，成了当年永京烟柳子巷名声远播的金主云小爷。

这年的云小爷九岁，该懂的不该懂的统统拿捏透彻。若说他是一只成精的黄鼠狼，那么小女娃在他眼里，就是案板上待宰割的鸡仔。

舒三易洋洋洒洒地将大皇子批得一文不值，最后总结三个字：小色胚。

舒棠竖着耳朵听八卦，最后也记牢三个字：小色胚。

半月后，舒棠成了宫里的散花女童。

一月后，昭和帝带着两位小皇子正式来到南俊国。举国欢腾，共襄盛举。

这一夜，月亮高高挂。南俊王为昭和帝办了场接风宴，筵席上犬马声色。两个小皇子也喝酒，酒酣胸胆尚开张，二人中便有一人站出来，说要上台去献艺。

当是时，舒家小棠正在打瞌睡，忽闻一阵如潮的掌声，便见着一个墨衣小童手持双刃上台。那小童的模样，啧啧，比京华城第一大美人水瑟还要美上三分，偏偏眉宇间还透着几许英锐气，也不知长大后，是何等祸国殃民的模样。

舒棠看傻了。此刻脑子里，就回旋着她爹叮嘱的一句话：“讨夫家，切莫眼高手低，勾搭宫中侍卫一名足矣。”

再看这墨衣小童，手持双刃，比划得有声有色，可不就是宫中侍卫？

舒棠眨眨眼，森森地笑了。

筵席过半，墨衣小童比划完毕，跟另一青衣小童溜去琼花苑。

舒棠携着花篮，也偷偷跟了去。

琼花苑里，明月泄辉，万树桃李争春。

两个小童皆好看得天怒人怨。墨衣小童的眉目更温润柔和，他攀折一桃枝，对另一人笑道：“争天下没意思，孤家寡人有什么好？咱们比比讨媳妇儿吧？”

青衣小童未搭理他，看他一眼，径自走开两步。

舒棠听到“媳妇儿”的字眼，分外激动。当下便从桃树后跌跌撞撞跑出来，厚脸皮地问：“小相公，你要讨媳妇儿？”

墨衣小童一愣，弯起嘴角。

舒棠巴巴地上前两步，毛遂自荐：“小相公，你瞅着我好看么？”

墨衣小童双眼弯得像月牙，目光从她额间朱砂掠到眼角泪痣，仍是没说话。

舒棠被这笑容狠狠晃了眼，从花篮里挑出一枝海棠捏在手里，半羞涩半直白：“小相公，我觉得你长得好看，我稀罕你。”

墨衣小童眉梢一抬，终于笑嘻嘻问了句话：“小姐你叫什么名儿？”

舒棠一听这问，觉得自己有戏，激动之余难免有些结巴：“红……红姐。”

顿了顿，她忽又踮起脚，拿着手里花枝插入墨衣小童的发髻，再接再厉道：“小相公，要不你……要不你给我做媳妇儿吧？”语罢，她“吧唧”一声，在小童的脸蛋儿上亲了一口。

墨衣小童眼睛眨了眨，目色流转万千。

身后的青衣小童看到这厢光景，却“哧”地笑起来。

舒棠以为自家“媳妇儿”害羞，便乐颠乐颠跑去牵了他的手，一边问道：“小相公，你愿意跟我回家暖被窝吗？”

言讫，她也不等墨衣小童答话，拉着他就要走。谁料方转过身，



舒棠却见宫女太监跪了一地，径自哆嗦。

舒棠呆了。

正此时，琼花苑又绕出三人，看到两个小童，连连过来跪拜，唤墨衣小童大皇子，青衣小童二皇子。

听了这称呼，舒棠脑中嗡地一响。她磕绊地退了两步，瞪大眼问：“你你你是大皇子？那个英英英什么来着轩？”

墨衣小童目色流转地看着她，抿唇一笑：“英景轩。”

舒棠傻了眼，登时一蹦三尺高，指着英景轩大呼一句：“小色胚！”便将手中花篮一抛，兔子一样飞奔着溜了。

一千宫人傻了眼，唯有二皇子幸灾乐祸。

好半晌，大伙儿才反应过来，皆从地上爬起来，说要把方才那只兔崽子给捉回来。不想这会儿，却是九岁的大皇子摆了摆手，有模有样道：“算了，一个小傻妞。”

宫人愣愣地点头，却又见英景轩高深莫测地摸了摸脸蛋，舌头舔唇，勾出一笑：“小色胚？小相公？”

却说舒家红妞一路惊惶飞奔回家，连做宫女的酬劳也没领。

舒三易见女儿这般模样，便凑上去问出了何事。舒棠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，这才一五一十地将事情说了。

倒不知是否是良心发现，小小舒棠说过之后，竟觉出一丝懊悔。大皇子纵然是个色胚，可却是自己调戏他在先，且还当着一千宫人的面与他私订终身，最后无情地将他抛却。

六岁舒棠对情爱的认知仅限于市井街头说书人讲的故事，以为花前月下就直接跟洞房花烛挂钩。她长吁短叹，十分懊恼，深觉自己干了一桩始乱终弃的勾当。

当夜，同样懊恼的还有一人，便是舒家老先生舒三易。

舒三易原是个落第秀才，做了算命先生后，卜卦全凭着一张嘴胡

说八道。舒棠这厢进宫，他以为有十两纹银可领，便没再出去摆摊子。现如今，家里的积蓄已用光，揭不开锅了。

这一夜，父女二人你叹一声，我叹一声，直愣着两双眼，一直坐到东方发白。

天明一丝儿亮光，点亮舒三易的灵感。他狠拍一把大腿，亟亟铺纸碾磨，提笔道：“闺女儿来，把你今夜与大皇子这场曼妙的邂逅，再细细跟爹道来。”

一月后，南俊国坊间出现一本笔记小说，名曰《公子绝色立花间》，题目旁附一行小字“我与大皇子秘不可宣二事”。

这本笔记小说，一半纪实，一半杜撰，香艳又含蓄，旖旎又细水长流。讲述的是瑛朝大皇子英景轩年少来南俊国与一个小美人邂逅，两人一见生怨，二见生惑，三见生爱，至此相知相许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。

此书一出，因其文风流氓得很含蓄，骚动得很天真，立即兜售一空。无论是壮丁铁汉，还是老幼妇孺，纷纷趋之若鹜。

说起来，此书的执笔人不是他人，正是舒家老先生舒三易。

舒三易这厢虽生财有道，但他也晓得见好就收的道理。得了一笔银子，他便在京华城以西的棠花巷子开了一家客栈，顺道卖老酒。几年后，客栈多请了几个伙计，小日子也过得殷实了。

然而，满则溢，盈则亏。凡事好到了尽头，便会起波折。

舒家父女一路风顺顺水地过了十一年。这年，舒棠终于到了十七岁，正是出嫁的好时候。

彼时正值春深，南俊国都京华城，出现了一位公子。

公子有绝色，名唤云沉雅，打头一遭在大街上露面，便把京华城第一俏公子阮凤的名号挤了下去。

舒三易有一回上街，瞧见云沉雅，也是看傻了眼。他回家对舒棠



这么说：“这云沉雅的模样，第一俏公子阮凤根本与他比不得，他比当年京华城第一美人水瑟还要好看五分。偏生眉宇生得半点不娘气，嘿，那叫一个玉树临风惊若天人。”

美人如风景，听起来不过尔尔。

舒棠将这话当作耳旁风，一门心思想寻个踏实的婆家，憨厚的夫家。

岂不知，这云沉雅，身家不太清白，为人表里不一，揣着满肚子坏水儿，打那遥远的大瑛朝款款而来。

可也许是缘分，也许是人为，偏偏不巧，舒棠便赶上了在这个当口，与那云沉雅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。

后来，舒棠回忆起自己与云沉雅的一段情，倒还比较淡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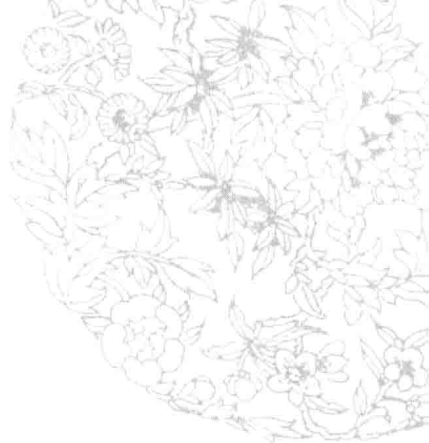
她时而认为自己是阴沟里翻了船，大多数时候，她认为自己是一根鸡毛上了天，云沉雅是朵美妙鲜花，自己是块牛粪。

舒老先生的脾气比较毛躁，对这桩姻亲的总结，只有简明利落四个字：你他娘的。

第二章

公子端方，如玉温良





方才酒洒时，怎想着要过来帮我挡着？



舒棠十七岁这年春。

竹外桃花三两枝，舒家有女初长成。

舒老先生年轻时相貌平平，可生出个闺女儿，竟美貌得不像自己亲生。

但却说，三分长相，七分打扮。舒棠自小穿惯了粗布衣裙，又不戴环钗，不施粉黛，京华城里美人儿排到一百号，也数不到她舒家红妞的名儿。

虽有芙蓉面，却无妖娆气。舒棠除了小时候不为人知地将瑛朝大皇子调戏了一把，她这十年来都活得中规中矩。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她跟她爹说：“我估摸着我得寻个憨厚的汉子，卖肉杀猪的也行，反正老实巴交地过日子最妥当。”

舒老先生深以为然。他出了一笔银子，向京华城最出名的刘媒婆

讨了一份花册子。册子上记载着城里适龄未婚少公子的生辰八字，家底籍贯。

当日夜，舒棠便合着她爹一道，在油灯下勾勾画画，列了一小串儿人名。

隔几日，舒棠去相亲。打头一个对象是房三原房公子。房公子卖画为生，做小本生意，日子殷实，年岁二十有七。舒棠心想，这个好，自力更生有本事，靠谱。

相约的地点是飞絮楼，相约信物是一把画了美人图的折扇。

舒棠刚到目的地，便见着飞絮楼前，人群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有人围观，定有八卦。这是个定论。舒棠眼睛亮了亮，心底犹如爪子挠。不过片刻，她脚下一拐，扒开人群，探头往里瞅。

人群围了个圈儿，中间站着一个穿着鲜艳的妇人和模样老实的书生。

舒棠左右一打听，才知这二位一个是春花楼的老鸨，一个是老鸨的旧情人。

此时此刻，老鸨正揪着书生的耳朵，当街破口大骂，道：“没见过你这样的白眼儿狼。当年你考科举没中，穷得要饭，还是老娘我收留你。你说你要画春宫图卖钱，也是老娘我张罗着楼子里的姑娘给你摆姿势。这下好，你赚点儿小银两发达了，便想要娶媳妇儿安家。安你奶奶的家！”

纵然老鸨不招人待见，但这书生背信弃义却更加不上道。围观人群没事儿干，纷纷指责那书生。舒棠也跟着叱责几句，说要是谁家姑娘跟他对了八字，那真是倒了八百辈子的霉。

街上的吵嚷惊动了飞絮楼里喝茶的人。不一会儿，二楼临街处，便有人转着扇子，探出个头，兴味盎然地往街上瞧。

这一瞧真是不得了。本来满街人群都在围观那对怨偶，但，随着



几个姑娘气短的惊呼，众人纷纷抬了头，去瞻仰二楼的公子。

舒棠也随大流地抬头望。只见二楼公子言笑晏晏，目光往楼下一扫，街头巷末都似掀起一阵吹面不寒杨柳风。舒棠傻了，以为瞧见了天上的神仙。

楼下的老鸨眼睁睁瞧着满大街人的注意力都被二楼俏公子吸引了去，不由得觉得败兴，便揪着书生的耳朵，拖拽着走了。

那俏公子见再无热闹可看，悻悻然展开折扇摇了摇，踱回楼子里。

折扇上是一幅美人图。舒棠瞧见美人图，脑子里轰隆一声电闪雷鸣。她今几个来相亲，与那房三原房公子商定的信物，便是一把美人扇。一时间，红妞姑娘的心底像打翻了蜜糖罐子。她喜滋滋地笑起来，脚步飘飘，往前一步不是，退后一步也不是。

她正踌躇，一辆素色竹帘马车叮铃铃停在飞絮楼前。方才二楼的俏公子从楼子里踱出，摇了摇折扇，要上那马车。

竹帘一掀，修竹留风。公子端方，如玉温良。

舒棠站在街角杳杳打望，瞧见这情状，双眼晕了一晕，差点没呼喊一声“神仙哥哥”。她整整衣襟，清清嗓子，正要迎上前去，前方御马人却马鞭一挥，白马迈前蹄，走之乎也。

舒棠一呆，眼睁睁地瞧着素色马车从眼前慢慢掠过。顿了好半晌，她才回过神来，猛拍了一把脑门子，掉转过身追着马车，一路沿街小跑。

素色马车内，有人摇扇姿态惬意，有人端坐神情肃穆。

不一会儿，神色肃穆的人掀起后帘看了看，怔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大皇……大公子，有个姑娘一直追着我们马车。”

摇扇的动作一顿，声调往上挑三分：“哦？什么模儿样的小姐？”

“……样貌倒是出奇的端正，只眉心一点朱砂，眼角一颗泪痣，颇为奇特。”